

三岛由纪夫的世界

魏策策 著



创立于1897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三島由紀夫的世界

魏策策 著



創刊1897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岛由纪夫的世界 / 魏策策著. —北京:商务印
书馆, 2016

ISBN 978-7-100-12293-1

I. ①三… II. ①魏… III. ①三岛由纪夫(1925—
1970)—人物研究 IV. ①K833.13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23521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三岛由纪夫的世界
魏策策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山 东 鸿 君 杰 文 化 发 展
有 限 公 司 印 刷
ISBN 978-7-100-12293-1

2016年6月第1版 开本 890×1240 1/32
2016年6月第1次印刷 印张 7.75
定价: 32.00 元

“陕西人文社会科学文库”资助项目

三岛由纪夫的文学与人生(代序)

三岛由纪夫(みしま ゆきお, Mishima Yukio, 1925 年 1 月 14 日—1970 年 11 月 25 日, 本名平冈公威ひらおか きみたけ)是 20 世纪日本的小说家、戏剧家, 代表作品有《金阁寺》《假面自白》《丰饶之海》《近代能乐集》等, 被公认为是当代世界文坛的一流作家, 《不列颠百科全书》(1972 年版)第一次将三岛由纪夫列在醒目的位置, 并且与乔伊斯和普鲁斯特所占篇幅相当。三岛由纪夫是在对和洋文学的同时吸取中成长起来的。他的作品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他主张回归日本的传统美, 宣扬“文武两道”, 面对战后的日本, 他心中充满了绝望的虚无, 在刻画丑陋、死亡的同时构建着自己美好的理想世界, 但是“理想的现实”只是一种观念性的存在, 现实中的追寻注定是一种徒劳。三岛在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中结束了自己 45 岁的生命。

三岛由纪夫的作品被广泛译介到中国, 他的影响越来越大。但是到目前为止, 国内对三岛由纪夫的研究大多局限在其美学思想上, 他的作品与当时社会的联系还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 三岛创作审美取向的心理渊源, 三岛文学对他人生的疗救等问题还鲜有人论及。从心理学角度切入, 结合三岛生活的现实, 对三岛由纪夫的小说创作进行分析和阐释是很有必要的, 这种解读指向三岛由

纪夫创作中的美学思想、心理学维度和文学的疗救功能等。

三岛由纪夫有着寂寞、畸形的童年生活,这是他诡异审美取向的心理基础,也是读者挖掘他创作奥秘的源泉。三岛由纪夫幼年时幽闭的生活使他时常陷入病态的空幻中,人格出现缺陷,他感觉中的世界是一个变形的世界。自恋与自虐是他性格中突出的悖论,在对日本古典美的继承和古希腊文学艺术的吸取中,他用文学疗救自己和日本文坛。三岛由纪夫有独特的个人风格,对丑恶的美和危险的美的喜好使他竭力寻找奇特的感受和角度去创作,主要反映在他对死亡和暴力的向往,对变异爱情的描写和对人性阴暗面的关注等方面。

三岛由纪夫所处的战后日本的社会现实刺激他写出了一系列作品,他“这样写”的深层心理原因与现实密不可分,而酒神精神的冲动和日神精神的自制一直贯穿于三岛的创作中,酒神精神的放浪和自由使他在写作中能够进入癫狂的境地,极大地释放了内心的压抑,疗救自我;日神精神的沉静内省又使他的写作不失疗救他人的理性。文学创作使三岛逐渐靠近了自己“文武两道”的理想,文学一直是他往返于理想和现实的桥梁。对于三岛来说,文学是对压抑现实的宣泄;是对理想不可得的无望的拯救;是生命光彩的律动;是他人生的支柱。

把三岛由纪夫的文学与人生对照着来看,可以看出文学创作对作家心理的疗救作用,作家可以陶醉于文学世界中排遣压抑,可以在自己笔下的人物身上实现自我确证。同时,文学作品通过被阅读,对接受者正面的教育和“净化”也是一种疗救。三岛由纪夫正是依靠文学对他的心理进行疗救而一直坚持写作;也因为过度地投入文学世界,他将生活艺术化。最终,他以自杀来疗救国人。

目 录

引 言 / 001

第一章 特异的心理世界 / 015

第一节 爱的焦虑与悖论 / 016

第二节 自恋与自虐的怪圈 / 023

第三节 传统与外来的整合 / 032

第二章 诡异的文学世界 / 045

第一节 死亡的记忆和书写 / 046

第二节 爱情的双重变奏 / 058

第三节 弑父恋母的成长 / 074

第四节 人性的追问与复归 / 097

第五节 三岛由纪夫和川端康成对日本传统文学的扬弃 / 114

第六节 理想与现实的缠绕 / 130

第三章 幻灭的理想世界 / 135

第一节 文学的疗救 / 137

第二节 疗救的终止 / 150

第三节 《人民日报》视野下的三岛由纪夫 / 165

第四节 中国作家论三岛由纪夫 / 181

余 语 / 201

附 录 三岛由纪夫简要年表 / 211

参考文献 / 227

后 记 / 233

引 言

暮色苍茫的时分
我站在窗边等待着奇祸
等待着凶变的狰狞的尘埃
犹如夜间的彩虹
从楼房栉比的远方
潮涌般地划将过来

我等待着凶事的来临
吉报却原来是凶报
今天斩死人的额头黑乎乎
匕首凝结着我的鲜血

三岛由纪夫《15岁诗集》



一衣带水的中国与日本关系,是一个微妙的、复杂的话题。中国文学与日本文学更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谈及两国文学的交流和影响,在近代以前,中国文学属于文学交流的上位,以对日输出为主,近代以后,随着日本在“脱亚入欧”之后的迅速崛起,两国的地位发生了大逆转,中国学人源源不断地东渡扶桑,以日本为中介之一,开始汇入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漩流之中。

日本古代诗歌总集《万叶集》不仅借用汉字写成,在具体的挽歌、相闻歌和杂歌等内容分类上,也参照了《文选》的分类方法。日本人长于模仿,变革迅速。大化革新后,日本全面向中国先进文化看齐。汉字、汉语乃至汉诗、汉文,原样移至日本,形成日本文学的重要分支——汉文学。在吸收中国文学的同时,日本创造了变体汉文、假名、和汉混体文,大量吸收中国词汇,创作了独具民族形式的文学作品。大化革新后经过近百年时间,日本文学有了飞跃的发展,相继出现了奈良平安文学及江户元禄文学。所以,唐代是中日交往最为殷勤的时期,公元7世纪初至9世纪末约两个半世纪里,日本先后向唐朝派出十几次遣唐使团,人的流动促进了文化、政治、经济等全方位的相互交流。当时,不仅有阿倍仲麻吕(698—770年,到中国后易名朝衡、晁衡)这样心仪留在中国的遣唐留学生,也有在十年里六次成功东渡日本、传经送宝的中国高僧鉴真(688—763年)。在文学方面,白居易在彼岸日本可谓红得发紫。

他的诗歌作品大约在公元9世纪中期(平安时代中期)传入日本,其闲适诗和感怀诗受到日本人的膜拜和模仿,形成了“白旋风”,日本的皇室把白居易的作品视作珍品。唐德宗贞元二十年(804年),遣唐使空海来到中国留学,如海绵吸水般汲取佛教经典、四书五经、唐代诗歌的营养,在唐宪宗元和元年(806年)四月,空海返回日本。如同一个高明的厨师,他借鉴唐融的《唐朝新定诗格》、王昌龄的《诗格》、元兢的《诗髓脑》以及皎然的《诗议》等原材料,炒出了一道新菜《文镜秘府论》,成为中日文化文学交流的印记,也为中国文学保存了一份别样的史料。

日本明治维新是世界历史上的一个奇迹,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日本跻身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行列。而近代中国在东亚文化圈的影响却日益趋微。鸦片战争,西方炮轰中国大门,晚清帝国地动山摇。甲午战争,雪上加霜,让中国人看清了近邻日本追随西方列强、称霸东方的野心。随后接连而来的“二十一条”“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南京大屠杀”等更是成为中国历史上无法抹去的血痕。但是中日之间的文化文学交流却并没有中断,19世纪末20世纪初,自居文化中心的中国人认识到自己的落后,更认识到“落后就要挨打”,开始了对往日的学生——日本的学习。日本在这一时期,也担当了中国文化的引领者、西方文化的媒介者的角色。鲁迅、郭沫若、郁达夫等中国文人都选择去日本留学,形成了当时蔚为壮观的留学日本派。

日本在二战战败后,迅速成为小国崛起的典型,仅用了13年时间,经济实力就超越德国,跻身世界强国之列。而中国也在1978年之后迅速成长,成为世界经济不可或缺的支柱。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日本文化在中国风靡一时,《追捕》《血疑》《阿信》等影视剧的放映,让高仓健、山口百惠、三浦友和等日本演员在中国人脑海中轧下了烙印。渡边淳一、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大江健三郎、村上春树等作家的作品也开始受到中国读者的关注。日本文学对“无常”的慨叹,“愍物宗情”^①的柔美等都对中国文学构成了一定的影响。

日本人执着、勤奋、严谨、精准,“精致的外观”和“高超的质量”都是日本人追求的,日本文学中渗透着一种科学的细致与精巧,一个个文学作品好像是手工制作者贯注心气而成的充满灵韵、耐人把玩的结晶。宛若瓷器的制作,从最初沙里淘金般细心的采料技术,在辘轳车的转盘上化腐朽为神奇的拉坯工艺,到修整时用眼睛测量,用手指弹叩,听到美妙的“扑扑”的音乐声,再到刻花、上釉以及最后的烧制,每一步都像对待初生的婴儿般细致,一丝不苟,这种工匠精神在“日本制造”中十分鲜明。这一点在川端康成的作品中尤其鲜明,他仿佛拿着一把精细的刻刀,雕刻出千姿百态的人物,驹子、苗子、叶子、千重子等女子便在人心里印下了朦胧却坚固的美丽模样,他的作品氤氲着淡淡的哀愁与喜悦,那是手工制作者的劳顿与收获。

川端康成和大江健三郎分别于 1968 年和 1994 年摘得诺贝尔文学奖,三岛由纪夫也两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三岛由纪夫的身份很多,剧作家、记者、电影制作人、日本民族主义者、电影

① [日]铃木修次:《中国文学与日本文学》,吉林大学日本研究所文学研究室译,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89 年。

演员等,他在这些方面都有建树。“与小说和戏剧一样,电影也是为了充分发挥他千变万化的才能”^①的一个艺术门类,正因为如此,三岛才成为走在时代前列的20世纪艺术家并备受关注。在这本小册子中,由于笔者学识、视野的限制,无法展开对其戏剧和电影的研究,只能就三岛由纪夫最醒目的一个身份——日本战后文学大师——对他的主要文学作品进行浅显讨论,因为他不仅在日本文坛声名显赫,在西方也有相当的影响力,甚至有人誉称他为“日本的海明威”。

三岛由纪夫是一个特异的存在,一个从作品到生命都很复杂的作家,同时又是一个很吸引人眼光的作家。他和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村上春树、东野圭吾等一起构成了日本作家在中国的文学景观。川端康成因为对死亡的细致书写、对孤独的审美体验、对女性和小人物的深切关注使中国作家惊异,影响了莫言、余华、张炜等一批中国作家,尤其深刻地影响了余华的初期创作^②。余华曾说:“外国文学给予我继承的权利,而不是借鉴。”^③他说到自己在1982年到1986年之间,迷恋川端康成宽阔和悠长的目光,因受川端康成的刺激而正式成为一名作家,他对川端康成的心仪可以说到了忠贞不渝的地步,自己也笼罩在川端的忧伤想象和情绪中。

① [日]四方田犬彦:《日本电影与战后的神话》,李斌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01页。

② 王亮:《死亡之美——川端康成和余华死亡创作主题之比较》,北京语言大学2008年硕士论文。俞利军:《忧郁朦胧之美——余华与川端康成比较研究》,《外交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

③ 余华:《川端康成和卡夫卡的遗产》,《外国文学评论》1990年第2期。

与余华指出川端康成沉湎在自然的景色和女人的肌肤的光泽中相似,三岛由纪夫对男子肌肉等雄性力量的痴迷和对死亡、唯美的追求与书写也几乎到了专注、着魔的地步。然而,他的这种嗜血、虐亡的暴力书写在中国作家看来多少有些难以接受,也因此,在作家群中,三岛由纪夫的影响力要弱很多,然而他写作的煽动性与自我中心性却很容易受到年轻读者的追捧。三岛由纪夫才华横溢,他的文学作品容易沉溺于自己喜好的男色、死亡等,工于细节,走向极致;他极端的唯美的形式加上刺激的内容,再配上自恋的、酷酷的特立独行的气息,特别容易吸引少年、青年对文学、对人生的想象。因此他在中国的大部分读者年龄层次上也属于“文学青年”。王述坤评价三岛由纪夫时是这样说的:三岛由纪夫文学的特点是时事性和艺术性的完美结合,他的文体是和“私小说”相反的异端,加之文笔华丽,作品中充斥着“爱、死、火、毁灭”等强刺激字眼,难怪战后一段时间,他成了青年崇拜的偶像。^①三岛由纪夫的剖腹效应在战争年代过去之后,也不断被作为反面教材,他的这种漩涡般的引力在当代日本渐渐衰落,但相关研究却一直不温不火地持续着,美国出版的《世界百人》中,只有三岛由纪夫一人作为代表日本的艺术家的入选,这也充分印证了三岛由纪夫作为一种文学存在的代表性。

^① 王述坤:《一刀将自己杀进世界文学史——三岛由纪夫》, <http://www.jncc-news.jp/news/show.aspx?id=28585>

—
—

三岛由纪夫的创作旺盛期从1940年代持续到1970年,在活着的时候,他已具有了世界影响力,但他的作品在中国的命运并不顺利。三岛作品进入中国是20世纪70年代左右,那时的中国,是一个特定的时代,“割资本主义尾巴”、“右派”、“样板戏”、“阶级斗争”等运动还方兴未艾,文学也被政治绑架。三岛由纪夫的作品最初进入中国,也不是一般的读者能读到的,而是作为内部资料传阅的,主要是被当作批判的靶子去译介的。唐月梅回忆自己接触三岛由纪夫时,当时的《参考文艺消息专辑》专门刊文批判三岛由纪夫的文章。“这篇具有‘权威性’的文章,将他定性为‘主张恢复天皇制,重建武士道,再次发动侵略战争’,他的作品‘贯穿武士道加色情的黑线’,是个地道的‘军国主义分子’。”^①彼时三岛被译介到中国,成了批判的对象,有着很强的政治意识形态性,他被界定为一个反动的军国主义作家。李德纯、李芒等评论家都对三岛及其文学持反对态度,将对三岛的接受和民族尊严联系在一起。^②的确,三岛由纪夫是一位有着明显军事、政治倾向的作家,1968年三岛由纪夫的《文化防卫论》文中提到:“军事殊荣,也一定要作为一种文化观念由天皇授予。我认为即便有现

① 胡备、李欣:《三岛由纪夫在中国的接受与研究》,《河北工程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汪艺:《三岛由纪夫研究在中国的发展历程》,《文学教育》2009年第4期。

② 参见李芒:《采玉集》,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253—258页。

行宪法的限制,这种想法在法律上也是可行的,天皇授予殊荣的特权应该从本质上予以恢复。”1979年,李德纯先生在《战后日本文学概貌》中这样评价三岛:“日本经济急剧膨胀,使沉淀在政治思想生活底层的渣滓……一小撮军国主义余孽心中最卑劣的欲念又涌现出来,妄图重温对外扩张和称霸亚洲的幻梦。反映在文学领域里,是一些美化和宣扬战前军国主义的作品。三岛由纪夫就是其中代表人物。进入六十年代,三岛连篇累牍发表政论文章,恶毒攻击革命群众运动,自觉利用小说为复活军国主义制造舆论……”^①三岛由纪夫相信日本应具有武装力量,就像男子应该具有健美的肉体一样,他最后的自杀行为与对天皇的效忠不无关系。他的自杀,被解读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而“殉难”,他的文学成就受到牵连,其政治面貌盖过了作家形象。可以说,三岛由纪夫在最初被译介到中国的时候,基本是负面的和被否定的形象,也是一个敏感的禁区,对中国读者来说,他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他的“死”,他的人生比他的文学更神秘,更赚眼球。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迎来了世界文化全面涌入的时代,在加入世界经济大发展的洪流之时,文学文化也全面融入世界节奏,对日本文学的研究也逐渐走上学术的轨道。日本文学、文化在中国的热潮都和具体的研究者联系在一起,比如叶渭渠、唐月梅等对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作品的翻译和研究工作的推动,林少华与村上春树的流行等,而李德纯、许金龙、文洁若、杨槐、叶琳等人也为三岛由纪夫的研究起到了不可忽视的引领作用。而随着研究者的逐渐老去或是研究

^① 李德纯:《战后日本文学概貌》,《世界文学》1979年第5期。

方向的改变,作品本身的价值、读者的跟进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作家作品的受追捧程度。如果作家作品不具备一流文学的特质,那么这个作家的作品在中国的命运就会受到影响,很可能只是昙花一现。对具体的作家作品的介绍对于中国学界了解日本文化文学总面貌是十分重要的,虽然是零敲碎打的引进,但好比砖瓦之于高楼一样,正是一个个作家的集合,使中国读者认识了日本文学的景观。

对三岛由纪夫的研究,在改革开放后一直呈上升趋势,根据中国知网的检索结果统计(以“三岛由纪夫”做全文检索),1980—1993年间,关于三岛由纪夫的研究论文年均数量还在个位数上徘徊,三岛由纪夫也未被普通读者接受。在1979年,相关的日本研究涉及了三岛由纪夫^①,1980年,李德纯介绍了日本作家石原慎太郎、三岛由纪夫和司马辽太郎^②,其中说道,三岛由纪夫在60年代一小撮军国主义余孽蠢蠢欲动时,为他们制造舆论,写了一批坏小说。在这篇文章中还能看到历史遗留的阶级斗争思想对文学研究的牵制与影响。1981年,吕元明在分析同时代的日本文学时,以三岛由纪夫为例,分析了其由唯美转向政治性的写作背后复杂、尖锐的社会矛盾,分析了三岛由纪夫组织“盾会”^③,参加自卫队的训练,鼓吹恢复天皇主义的历史原因。^④1994年相关研究论文数量

① 叶玉:《日本的出版社》,《出版工作》1979年第9期。

② 李德纯:《日本当代三作家》,《外国文学研究》1980年第2期。

③ 盾会,1968年10月5日成立于日本东京,是三岛由纪夫组织和领导的旨在维护传统天皇制度的右翼军事团体。

④ 吕元明:《从七十走向八十年代的日本文学——在日本高速经济成长和社会斗争低潮时期不景气和转化中的文学》,《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3期。